墨痕里的路

那年秋阳穿过怀德堂的天井，落在青石板上像摊碎金。我蹲在廊下看堂婶翻晒菊花，白瓣沾着光，她袖口磨出的毛边也泛着暖。“阿曙，这包霉干菜你带上，”她忽然转身，竹篮里躺着个蓝布包，“还有这个。”一只手掌大的油布包塞进我手里，硬邦邦的，拆开看是本《唯物史观浅说》，封皮都磨卷了边。

那是1927年，我十七岁，要去上海读艺术专科学校。

**一、离土的根**

临行前三天，族老们在祠堂开了场会。香案上的烛火晃得祖宗牌位影影绰绰，三伯公敲着拐杖说：“张家子弟读圣贤书，怎去学那'靡靡之音'？”我攥着衣角没说话，眼角瞥见堂婶站在廊柱后，手里捏着张字条，她没看我，却轻轻咳嗽了一声。

出发那天寅时，我跪在宗祠的蒲团上磕头。额头触到冰凉的青砖，听见自己的心跳盖过了香烛的噼啪声。起身时，堂婶往我行囊里塞了把茶籽，“揣着，到了上海也能闻见徽州的土气。”她的手粗拉拉的，是常年织布、熬药留下的茧子，可捏着我手腕的力道，却像怕我被风刮走似的。

走出深巷时，牌坊的影子斜斜切在地上，像道没画完的界线。我回头望，怀德堂的马头墙在晨雾里只露个顶，可那方天井漏下的光，竟像追着我似的，一路铺到巷口。后来才懂，有些东西你以为甩在身后了，其实早顺着鞋跟的泥，钻进了骨头缝。

上海的弄堂比徽州的深巷亮堂，却挤得慌。电车叮当碾过柏油路，黄包车轮子转得比织布机还快。我在艺专的琴房里练提琴，弓子一拉，指缝里竟飘出徽州山歌的调门。同宿舍的同学笑我“土”，我却摸着琴盒夹层里的茶籽笑。那些褐色的小颗粒，被我磨得光溜溜的，像把故乡揣在了兜里。

堂婶寄来的信总裹着枇杷膏的甜香。她不识字，信是托账房先生写的，字迹端方，末尾却总有几行歪歪扭扭的小字，是她蘸着锅底灰写的：“天井的桂花开了”“织布机上织了新花样”。有回她画了个简笔画，像株稻穗，又像把锤子，旁边写着“劳工神圣”。我对着那画看了半宿，她守着老宅的四方天井，心里却装着比马头墙更高的天。

**二、弦上的乡音**

1931年深秋，我在街头听见报童喊“九一八事变”，手里的琴弓“啪”地断了。那天夜里，我把堂婶给的半块徽墨研开，在乐谱背面写了首《战鼓》。旋律里不知怎的就混进了祠堂的暮鼓声，咚、咚、咚，敲得人骨头疼。

后来我常去码头看运兵船。那些穿灰布军装的士兵里，好多人说话带着徽州口音。有个黟县来的小兵，棉袄袖口磨破了，见我背着提琴，怯生生问：“先生，会拉《哭七关》不？俺娘下葬时，就听这曲儿。”我没拉《哭七关》，却给他拉了段徽州山歌，他听得直抹眼泪，说像听见村口的老樟树在响。

那晚我在琴房待到天明。把山歌的颤音揉进救国军歌的旋律里，把新安江的涛声写进《洪波曲》的前奏里。冼星海兄见了笑说：“你这曲子里有股子山泉水的劲儿，能浇灭火。”他不知道，我写每一个音符时，眼前都晃着怀德堂的天井——雨水顺着檐角往下跳，砸在青石板上，像无数人在跺脚赶路。

1934年去法国深造的通知书寄到上海时，我正帮着学生们排练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拆开信封，塞纳河的波光仿佛从纸里漫出来，可耳边却突然响起堂婶的话：“好木料不是用来当摆设的，得做成船，能渡人。”我把通知书锁进抽屉，转身往印刷厂跑——那里有批新印的歌谱等着我校订。

那年冬天给堂婶写信，我说：“上海的号声和祠堂的暮鼓一个理，都是叫人别犯困。”她回信仍是账房先生的字，末尾却画了个奇怪的符号：像个张开的翅膀，底下拖着根线。我摩挲着那符号笑了，她总怕我飞得太远，却不知我每根羽毛上，都沾着怀德堂的灰。

**三、墨未尽，歌未绝**

1938年的桂林总在下雨。我和孩子们挤在破庙里教歌。有天他指着我衣襟上的墨痕问：“张先生，这是啥？”我掏出那半块徽墨给他们看，墨块被磨得只剩指甲盖大，边角却依旧乌黑发亮。“这是老家来的，”我说，“写文章，画画，还能记事儿。”

那天夜里空袭警报响时，我正趴在油灯下改《壮丁上前线》的谱子。炮弹的轰鸣声里，我忽然摸到贴身口袋里的照片——是去年托人从徽州带来的，堂婶站在天井的桂花树下，白菊晒了一地，她手里攥着个织布的梭子，笑得眼角堆起皱纹。

爆炸的热浪扑过来时，我下意识把照片和墨块按在胸口。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怀德堂的清晨，堂婶蹲在天井里喂鸡，阳光从她花白的鬓角漏下来，织成张透亮的网。我听见自己喊“婶母”，她回头，手里的糠瓢一歪，谷子撒在青石板上，蹦得像群小雀。

后来他们说，我牺牲时手里还攥着那半块墨。其实他们没说对，我还听见了歌声——是破庙里的孩子们在唱，是上海街头的学生在唱，还有徽州深巷里，不知哪个少女在哼我教的调子。那些声音缠在一块儿，像怀德堂天井里的藤蔓，顺着阳光往上爬，爬得老高老高。

整理遗物的同志说，我的琴盒里除了谱子，还有包茶籽，有些已经发了芽。他们把茶籽埋在了桂林的山坡上，说等到来年，或许能长出片小茶园。我想也是，好种子在哪儿都能扎根，就像怀德堂的天井，看着四方四正，却从来困不住要往天上长的枝芽。

如今那株茶树该长得老高了吧？它的根会顺着泥土往下钻，说不定能触到新安江的暗流，顺着水流回徽州去。回到怀德堂的天井，告诉堂婶：我走的路，看着远，其实每一步，都踩着家乡的土；我唱的歌，听着响，其实每个调，都连着老宅的梁。

墨还没干呢，歌也还没唱完。就像天井里的光，落了又升，总有新的影子，在青石板上，踏出更远的路。